



房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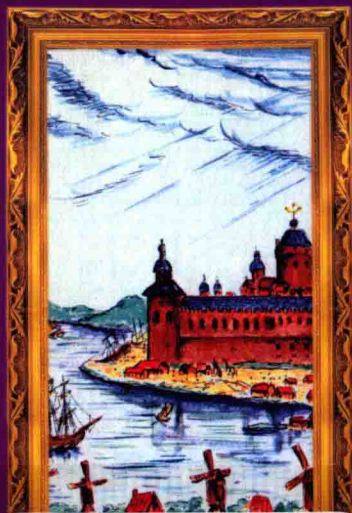
手绘图画
珍藏本

古斯塔夫国王的故事

Adventures and Escapes of Gustavus Vasa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贺五一◎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古斯塔夫国王的故事

Adventures and Escapes of Gustavus Vasa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贺五一◎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斯塔夫国王的故事 / (美) 房龙著 ; 贺五一译.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6.1

(房龙手绘图画珍藏本)

ISBN 978-7-5143-3691-7

I. ①古… II. ①房… ②贺… III. ①瑞典—历史—青少年读物 IV. ① K532.0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3377 号

古斯塔夫国王的故事

-
- | | |
|------|-----------------------------------|
| 著 者 |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
| 译 者 | 贺五一 |
| 责任编辑 | 周显亮 哈曼 |
|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
| 邮政编码 | 100011 |
| 电 话 |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传真) |
| 网 址 | www.1980xd.com |
| 电子信箱 | xiandai@vip.sina.com |
| 印 刷 | 大厂回族自治县祥凯隆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00mm×1000mm 1/16 |
| 印 张 | 10 |
|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43-3691-7 |
| 定 价 | 25.80 元 |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01 未来城市 / 2

02 此次聚会令人难忘 / 14

03 往东去呀 / 53

04 促成卡尔马联盟并使瑞典成为
北方丹麦帝国一部分的诸事件 / 70

05 国王克里斯蒂安上台 / 89

目录



06 发生在斯德哥尔摩的可怕的事件 / 98

07 福格尔的通信人继续写没有
写完的信 /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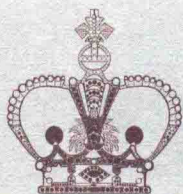
08 绝处逢生 / 129

09 万岁，古斯塔夫国王 / 147

古斯塔夫国王的故事



古斯塔夫国王
的故事



01 未来城市

那是1520年11月初，昼短夜长，天气也正如每年的这个时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糟糕，老天爷不是下雨，就是将这个国家笼罩在一层厚厚的雾霾之中。天上一般很少出太阳，即使当太阳出来，片刻间透过快速飘动的云层照射下来的时候，它所做的只是吸引人们的眼球，而不会带来丝毫温暖。

即便如此，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市仍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因为农民的卫士以及普通民众的朋友和保护者——好国王克里斯蒂安（Christian）终于来到了他统领下的瑞典地区的首都。

11月1日，瑞典民众的代表们最后向他们的丹麦主人宣誓效忠，拥戴他当瑞典国王。11月4日，国王陛下将要前往教堂，在那里，他将要接受古斯塔夫·特罗勒（Gustaf Trolle）大主教的加冕，古斯塔夫·特罗勒是亲丹麦人派别的领袖，也是三个王国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加冕仪式后，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所谓的爱国者同联邦主义者之间的频繁争吵将结束。爱国者为独立的瑞典国家理想而斗争，而联邦主义者认为只有严格遵守著名的卡尔马联盟（the Union of Kalmar），这个国家才能得救。



古斯塔夫·特罗勒的加冕仪式

这个联盟到现在已经历时123年了，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东西，瑞典人之所以接受它，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那稀少的人口（那时可以被称为瑞典人的人口几乎不到一百万）、落后的经济和文化地位、偏居于文明世界之外的地理位置以及首领们永无休止的争吵，使得他们成为邻近的组织良好有序的丹麦人的轻而易举的掠夺对象。因此，瑞典和挪威（除了14世纪中期黑死病使将近一半的人口死亡之外，这个国家的情况与瑞典非常相似）一起成为一个北方大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北方大帝国的统治者是袖珍小国丹麦的国王们，他们在大城市哥本哈根

（Copenhagen）过着快乐而安稳的生活。1443年，他们把这座城市作为他们的首都，而且现在他们还想把它变成北欧最主要的城市。这种想法也不是一场白日梦，因为哥本哈根坐落在旧世界里最重要的一条贸易通道上，瑞典和丹麦之间的狭窄的海峡是所有来往于波罗的海（Baltic）的船只必经（并缴付通行费）的通道，而且，波罗的海地区作为中世纪重要的产粮区，其交通非常繁忙。

不错，这些丹麦国王们是优秀管理者——他们比他们的瑞典或挪威邻居强多了——但是当时他们是德国人（German）的后裔，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德国人是讨厌的家伙，但他们的组织能力几乎可以称得上神奇。现在，丹麦人用他们从北欧的所有运粮船上征收来的税收来征召外国雇佣兵，缺乏训练的瑞典农民和无知的挪威渔夫们如何能抵挡得住来自瑞士（Switzerland）和德国（Germany）的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呢？因此，经过一场长久但却非常不成功的抵抗之后，瑞典人被迫重蹈他们的邻居挪威人的覆辙，也不得不承认丹麦国王们是他们的最高统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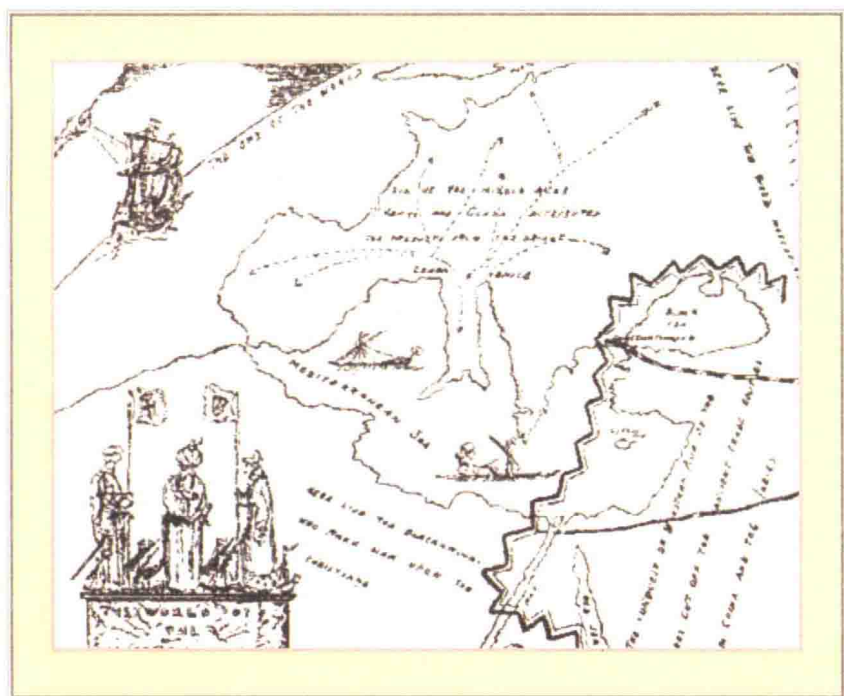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保住了一些面子。他们允许保留表面上的自治政府，而且可以声称自己仍然是瑞典人而没有怎么变成丹麦人。但每个人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瑞典人半独立的外表不过是对他们自尊心的一点小小的安慰而已。

在1397年的那个重要日子里，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Erik of Pomerania）加冕为丹麦、挪威和瑞典国王，此后，整个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都处于哥本哈根的统治之下，那些胆敢稍微大声一点对这个问题提出异议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自己已身处令人非

常难受的丹麦监狱之中。

如今，能让我们想起那著名的卡尔马联盟的，就只有我们在瑞典班轮的烟窗上以及许多瑞典餐馆的菜单上所看到的瑞典盾形纹章上的那三个王冠了。

当三个王冠真正具有一定意义的时候，能够将它们宣称为自己的商标的是丹麦国王，而不是瑞典国王。在从1397年到1520年这差不多整整五代人的时间里，丹麦人主宰着瑞典，瑞典人被迫接受一种半独立的屈辱的地位，其原因是，他们不能痛下决心结束他们内部的争吵，并同心协力反对他们深深痛恨的压迫者以扔



掉枷锁，而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越来越沉重，因为很多丹麦的执政者是德国人。

终于，在感觉到这种无效的抵抗所换来的不过是绞刑之后，许多瑞典人开始认为某种妥协比永无休止的争吵和无尽的流血牺牲状态好，流血牺牲意味着焚烧城堡和村庄、抢劫农庄、杀戮无辜的人民——所有这一切就导致一种永远的动乱局面，这种动乱的局面不会使任何人更加富有或幸福，而且，它还会将过去一百年来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哪怕是那么一点点财富也消耗殆尽。

他们知道除非某地有一个人在实行实际的统治，否则国家不会有望获得繁荣。在中世纪乃至是中世纪晚期，如果没有警察局长高效率的服务做保证，人们的生活是非常危险的，而人们并不太在意这个警察局局长由谁来担任，只要他们能够依靠他来维持法律和秩序，且他对所提供的服务索价不至于过高就行。

那些认为最好接受卡尔马联盟【实际上是一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联合（United States of Scandinavia）】的瑞典人可能会希望看到他们自己的人爬升到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的位置。但是，历史却走向了另一面，组织良好的丹麦人打败了组织涣散的北方人。现在北方人（Northerners）所能做的是，要么他们在自己身处的不舒服的环境里委曲求全，要么继续进行他们的游击战，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失去生命和财富，并最终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自己的首领的统治之下，而这个首领可能比其丹麦同僚好不了多少。在丹麦统治者的统治下，他们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那就是他们或多或少知道如何站起来，有何指望，然而，如果由当地的当权者来统治，

流血牺牲意味着焚烧城堡和村庄、抢劫农庄、杀戮无辜的人民——所有这一切就导致一种永远的动乱局面。这种动乱的局面不会使任何人更加富有或幸福。而且，它还会将过去一百年来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哪怕是那么一点点财富也消耗殆尽。



在了解他们所不得不对付的人是什么样的货色之前，他们又不得不从头再来。

我想，这大概就是他们的想法（尽管我不是中世纪的瑞典人），因此，他们宁愿和其他的“联邦主义者”（Unionists）联合，而反对那些梦想重建纯正瑞典人的王国的“爱国者”（Patriots）。当然，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就必定会出现相当长时间的内战和无政府状态，但最终瑞典人也有机会获得真正的自由。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是在1944年写生活在1520年的人们的想法，这样总会运用大量的推测，因为很难而且我们也几乎不可能钻进别人的心里（climb into other people's skins）。我们没有人能十分了解我们自己的父辈们，因此，我们又怎么能了解五个世纪以前的善良的人们呢？

就拿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个词——“爱国主义”来说吧。罗马人曾使用爱国心（amor patriae）或“爱某人自己的国家”这种表达法，但是罗马人所说的“爱某人自己的国家”的意思和我们所指的我们自己的“爱国主义”的意思并不完全相同。中世纪时代的人甚至不知道这种“爱国家”是怎么回事，但他知道关于“忠诚”的含义。

然而，他眼里的“忠诚”和我们所认为的忠诚又有很大的不同。他的整个封建的生活哲学（而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封建主义既是他存在的开始，也是他存在的结束）是建立在忠诚的理想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忠诚所针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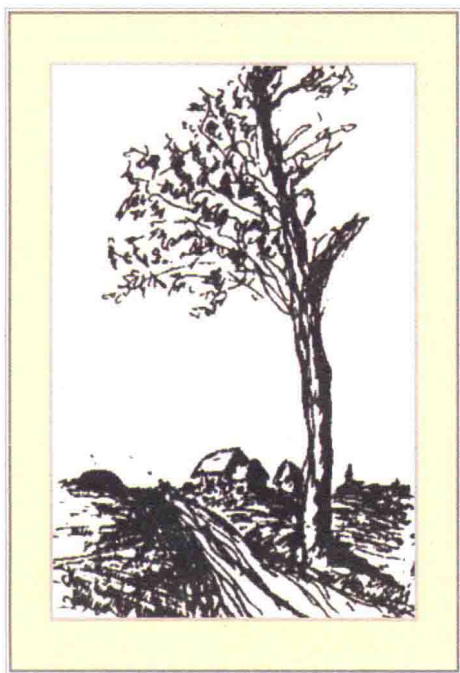


他们宁愿和其他的“联邦主义者”联合，而反对那些梦想重建纯正瑞典人的王国的“爱国者”。

像“国家”（State）这样的抽象概念，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国家还没有出现。没有那些到处都是战争部、海军部、内政部、商业部、社会保障大楼、邮局以及数百个其他的用于某种公共服务的建筑的首都城市。首都就是国王偶尔居住的地方，因为他和他的宫廷人员必须由周围的社区（有几名百官员，而且他们吃得很多）来供养，因此，首席执政官永远处于奔波中，他从一个城堡跑到另一个城堡，直到所供应的物品都分发出去，然后，他又去另一个据点，在那里有新收获的粮食需要烤成面包，一栏栏的牲畜有待慢慢饲养。

由于没有一个固定的首都来统领整个政治机构，因此，“国家”（State）是一个有点模糊的概念。甚至没有一面国旗，也没有类似现代国家军队那样的东西。个人表现出极其忠诚，但这种忠诚的对象只是他自己的直接主人、他自己的村庄，或者至少是他自己的辖区——无论这个辖区是大还是小。

在中世纪，人们并不是到处称他们自己是德国人，或者法国人，或者是英国人。当问及此类问题时（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不开自己的家远行至几英里以外的地方，因此，没有被询问的机会），他们可能会回答说，他们来自伦敦或者是布里斯托尔（Bristol），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诺曼底（Normandy）人或者是利摩日（Limoges）人，或者说他们来自吕贝克（Lübeck）或者是阿彭策尔（Appenzell）。但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国籍”的概念——不，这个概念直到许多国王建立了自己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之后才开始真正得到广泛使用，而在中世纪的农业文明被近代城市文明



首席执行官永
远处于奔波中，从
一个据点跑到另外
一个据点。



所取代，以及旧的、令人着迷的易货贸易体系被建立在货币基础之上的经济所取代之后，这种情况才发生。

我之所以有点转弯抹角地说这些，是想告诉诸位，责备那些接受与丹麦和挪威的联盟并自愿接受丹麦国王的统治的瑞典人，说他们缺乏我们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不公平的。他们怎么会意识到那种还不曾创造出来的情感呢？像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人们一样，他们也希望在生活过程中获得最大的舒适，将不适和烦恼减到最小限度。他们可能也想让自己种族的、说他们自己语言的、且在其他方面和他们有共同的出身背景和偏好的人来统治。他们常常尝试着这样做，但从来就没有多大用处。现在难以控制的局面使得他们屈从于外国统治者，如果这个统治者向他们征收的税收少于本土



国王克里斯蒂安一路狂奔
到他的瑞典首都。